

# 南海问题中的 大国因素

美日印俄与南海问题

NANHAI WENTI ZHONG DE DAGUO YINSU

郑泽民 \ 著

# 南海问题中的大国因素

——美日印俄与南海问题

郑泽民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海问题中的大国因素：美日印俄与南海问题 / 郑泽民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10

ISBN 978-7-5012-3577-3

I .①南… II .①郑… III .①南海—边界问题—研究

IV .①D8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74029号

责任编辑 王晓娟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陈可望

书 名 南海问题中的大国因素——美日印俄与南海问题  
Nanhaiwenti Zhong de Daguo Yinsu: Meiriylene Yu Nanhaiwenti

作 者 郑泽民 著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投稿信箱 xjw\_88@sohu.com

电 话 010-85118128 (编辑部) 010-65265923 (发行)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980×680毫米 1/16 15<sup>3/4</sup>印张

字 数 198千字

版次印次 2010年10月第一版 2010年10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3577-3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前 言 .....	1
<b>第一章 南海的战略地位 .....</b>	<b>4</b>
一、地理位置决定战略价值 .....	4
二、传统陆海权大国的争夺依然如故 .....	8
三、多种文明交汇 .....	17
四、地缘经济与资源政治交叉发展 .....	21
五、恐怖主义的多发地域 .....	27
<b>第二章 美国与南海问题 .....</b>	<b>30</b>
一、20世纪90年代之前美国在东南亚和南海地区的活动 .....	32
二、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变化及其过程 .....	44
三、美国对南海问题政策、立场变化的原因分析 .....	54
四、美国介入南海问题的方式分析 .....	71
五、对美国介入南海问题的影响分析 .....	99



<b>第三章 日本与南海问题</b>	105
一、早期日本在南海地区的活动	110
二、日本密切关注南海争端原因探析	112
三、日本介入南海争端的方式	132
四、日本介入南海问题对中国的影响	149
<b>第四章 印度与南海问题</b>	153
一、印度“向东看”政策的进展	154
二、印度“东进”南海动因探析	160
三、印度“东进”的具体活动	172
四、“东进”对南海问题的影响	187
<b>第五章 俄罗斯与南海问题</b>	195
一、前苏联与东南亚和南海地区的渊源关系	197
二、俄罗斯在东南亚和南海地区的活动	201
三、俄罗斯对华政策总体上有利于中国处理南海问题	216
四、俄罗斯卷入南海问题的限制性因素	220
五、对中俄关系与南海问题的思考	230
<b>参考文献</b>	235
<b>后记</b>	245

# 前 言

南海是中国大陆濒临的四大边缘海之一，位于中国南部方向，故名南海。在中国汉朝南北朝时称为涨海、沸海，唐朝以后逐渐改称南海，英语中“South China Sea”则一般翻译为南中国海。南海为东北—西南走向，南部边界位于南苏门达拉和加里曼丹之间，北部至中国大陆沿海和台湾岛，东部为菲律宾群岛，西部为越南和马来西亚半岛，往东通过巴士海峡和苏禄海连通太平洋，西南方向通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洋，总面积约350万平方公里。

南海战略地位重要，这已为诸多政治家、学者及广大民众所认知。南海争端的存在，更加重了人们对南海地缘战略地位重要性的认识。南海问题因为性质的不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大约从西方殖民者入侵南海地区到20世纪50年代，这一时期的南海问题主要体现为西方列强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侵略与中国维护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主权所进行的斗争。较早入侵南沙群岛的是英国，1867年英国水路调查船“福曼”号在南沙群岛海域进行考察活动。20世纪初，列强开始侵犯中国南海诸岛主权与海洋权益。1907年日本开发东沙群岛资源，引起清政府对南海岛礁主权的重视。清政府立即派人巡视西沙群岛，并在西沙群岛上举行竖立主权碑的仪式。1885年法国把越南变成保护国后，也开始了谋夺西沙群岛的预



谋。20世纪30年代法国占领南沙群岛九小岛，制造“九小岛”事件，中国政府与人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对于此次事件，居住在南沙的渔民进行了直接的反抗，砍倒法国在岛上升起的旗帜，<sup>①</sup>全国各地工会、农会、船员、渔民及琼难旅京同乡会等群众团体纷纷谴责法国的侵略行径，致电中国政府并抗议法国的侵略行径。<sup>②</sup>“二战”期间，日本发动全面侵略战争，占领了中国的海南岛以及越南、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各国，控制了南海周边国家地区，并将南沙群岛擅自更名为“新南群岛”，划归台湾总督管辖，“二战”结束后，中国政府从日本手中收复南海诸岛主权。1946年中内政部会同海军部和广东省政府接管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并在岛上立主权碑。1947年，中内政部重新命名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全部岛礁沙滩名称共159个，并公布施行。至此，近代以来中国与列强有关南海诸岛主权和海洋权益之争以中国收回南海诸岛主权为结果画上句号。

20世纪50年代以后，南海问题再次出现，此次主要表现为东南亚有关国家对中国南海诸岛提出主权要求，主要是菲律宾和南越当局。1950年5月，菲律宾总统季里诺在记者招待会上称南沙群岛“应该辖属”菲律宾，<sup>③</sup>1956年还派人旅行“发现”南沙群岛。1956年4月，南越政府即派遣部队接替驻守西沙群岛的珊瑚岛的法军，随后又占领甘泉岛。法国驻菲律宾代办雅克·布瓦塞称，由于在1932—1933年法国曾经占领过这些岛礁，因此这些岛礁应该属于法国。但是，由于遭到中国政府和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强烈反对，菲律宾和南越当局当时对南海诸岛的主权要求不了了之。20世纪60年代末70

<sup>①</sup> 参阅“海南岛渔民开发西沙和南沙群岛历史调查资料”，载韩振华主编：《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400—442页。

<sup>②</sup> 参阅韩振华主编：《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第263—264页。

<sup>③</sup> 《人民日报》1951年8月23日。

年代初以来，一般认为随着南海海域丰富石油资源的发现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讨论、通过，东南亚有关国家包括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对南海诸岛及附近海域提出主权权利主张，并陆续派兵占领各自提出主权要求的全部或部分岛礁。菲律宾从1970年9月占领马欢岛开始，截至1999年，共占南沙群岛中的9个岛礁；统一后的越南在1975年4月首次侵占南沙群岛中的岛礁，截至1998年6月，越南在南中国海共占岛礁29个；<sup>①</sup> 马来西亚从1983年8月占领弹丸礁开始到1999年4月占据榆亚暗沙和簸箕暗沙止，共占有5个岛礁；文莱也对南沙群岛的部分岛屿提出了主权要求，但没有派兵占领；印尼未对南沙群岛提出主权要求，但其划定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进入中国在南海划设的段续国界线。至此，南海问题日趋复杂，成为中国、中国台湾当局、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五国六方对南海诸岛及附近海域主权归属和海洋权益划分的争端。

南海问题在冷战结束后成为地区热点。国际格局的变化，两极格局的解体，特别是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区域外大国对南海问题的关注度日益上升，加剧了南海问题的复杂性。

按照对南海问题的关注度以及在东南亚和南海地区的活动强度与利益大小衡量，美国、日本、印度、俄罗斯四个区域外大国对南海问题发展的影响较大，故本书对该四国的对外政策、在东南亚和南海地区的战略、利益目标、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态度以及各国在东南亚和南海地区的外交活动对南海问题的影响进行分析和阐述。

---

<sup>①</sup> 李金明：《南海主权争端的现状》，《南洋问题研究》2002年第1期。

# 第一章 南海的战略地位

## 一、地理位置决定战略价值

有学者指出，在战略中，像在房地产中一样，地理位置是决定价值的主要因素。<sup>①</sup> 历史发展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要在国际社会显目，成为各方都关注的目标，大致应具备下述三个条件中的一个或全都具备：一是自身经济发达、社会进步。例如美国，当世界其他大陆古代文明兴盛时，美洲大陆还未纳入世界文明体系，还是在15世纪、16世纪被欧洲人“发现”的，但19世纪末以来，随着美国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快速发展，美国一举成为世界中心之一。二是拥有可供全球使用的重要资源。世界经济的发展是靠资源推动的，古代农业社会土地是主要的资源，近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资源固然仍然很重要，但工业社会的出现，经济发展形式的变化，矿产资源特别是能源的重要性大大提高，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例如，石油被誉为“工业的血液”。中东地区石油资源丰富，为世界各国提供“工业的血液”，因而中东地区也相应成为世界战略要地，冷战时期是美苏争霸的重点地

---

<sup>①</sup> [美]安德鲁·内森、罗伯特·罗斯著，柯雄、贾宗谊、张胜平译：《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107页。

区，目前则是世界各经济大国、石油进口大国的重点关注地区，更是美国需要牢牢掌握的地区；三是处在通往某个文明中心或文明之间交往的必经之路上，即是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古代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现代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等都是各大国尤其是美国急欲控制的海上通道。由于气候变暖，北极地区冰雪融化，一旦可常年通航，就会成为欧亚两大洲之间的重要通道，这是近年来北极海域一再成为世界各国关注对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北极地区近年来逐渐成为热点再一次印证了地理位置决定战略价值的判断。

上述三个条件在古代的南海地区似乎都不具备。从地理的分布来看，南海地区周边各国并不像大陆上的国家那样紧靠在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单元，而是一部分国家在大陆上，即中南半岛，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缅甸紧挨在一起，而另一部分国家则星罗棋布地分散于大海中，从东到西分布着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中间隔着面积为350万平方公里的南海。“当世界上的大洋被认为是不可航行的时候，它们就是人类在地球表面上运动的障碍，而人类的绝大多数也就生活在对远处的情况一无所知的状态中”。<sup>①</sup> 可见，即使是身处南海本地区的人们也许相互之间不知道对方的存在，更不必说相互交往。因而古代南海地区各民族、各国在政治、经济方面不能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无法形成政治、经济中心或文明的发祥地，也就无法吸引世人的目光。

尽管南海作为一个区域其存在很早就被周边地区的人们所发现，但这种“发现”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自然过程，而且极其缓慢，并不表明那些“发现”它们的人们是因为了解其价值才“发现”它们的。在古代陆海交通都不发达的情况下，东西方文明都处

<sup>①</sup> 《世界史便览》，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75页。



于孤立发展的过程中，即便断断续续有过一些交往，但路途遥远，耗时极长，限于航海技术落后，大多是通过陆上进行的，南海并没有成为东西方交往的桥梁。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大洋被认为是完全可以航行的时代慢慢到来了，首先是中国人在长期的实践中发现了南海的地理价值。

作为近邻的中国，从宋朝开始与东南亚和南海方向的交往大为增加。由于辽国、金国切断了中国北方的陆上国际贸易线，宋朝统治阶级不得不转向南海方向发展，重视海上贸易，增加国库收入，在这一点上以南宋为甚。有学者研究表明，宋朝经济发达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与东南方向发展海上贸易，不过，这一时期中国封建王朝重视和发展与南海方向的贸易是与阿拉伯和西欧商人而不是与东南亚地区进行的。在此，南海只是被看作一条通商的海上通道。

西方世界对南海作为海上交通枢纽的认识虽比中国稍晚，但来得更为迫切。西欧在中世纪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商品与市场的需求，需要摆脱奥斯曼帝国对陆上“丝绸之路”的控制，取得与印度、香料群岛和中国的直接贸易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从大西洋经好望角、印度洋、马六甲海峡，通过南海到达中国的航路被开辟出来了。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大量工业制成品需要海外市场，南海地区作为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向资本主义世界显示其新价值，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殖民战争。

一是西班牙占领菲律宾。16世纪西班牙占领菲律宾，建立了长达300多年的殖民统治。

二是荷兰占领印尼。15世纪开始，葡萄牙、西班牙、英国先后盯上了印尼盛产的东方香料，经过激烈争夺，16世纪末，荷兰建立了“荷属东印度”殖民地，开始了对印尼长达三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

三是英国占领马来亚和缅甸。1511年葡萄牙占领了马六甲。继

葡萄牙之后，荷兰人也想要控制东方的香料贸易、从印度来的布料买卖以及马来州属的锡矿业，1641年，荷兰占领马六甲。英国最早于1786年征服了马来半岛北端槟城，1819年英国兴建新加坡。此后，英国逐渐控制了整个马来半岛，1824年英国占领马六甲。1914年英国将丁加奴、吉兰丹、吉打、玻璃市、柔佛五个地区称为“马来属邦”，1920年，英国控制全部的东、西马来，至此，英国占领马来亚。早在16世纪初到17世纪70年代，葡萄牙和荷兰商人在缅甸各重要港口曾进行过掠夺性贸易。从19世纪20年代起，英国殖民者三次入侵缅甸，1886年完全控制缅甸。

四是法国建立“印度支那联邦”。17世纪法国殖民者就到了越南，1884年越南成为法国的保护国，中法《天津条约》的签署，使越南完全沦为法国的殖民地。1863年柬埔寨也沦为法国的保护国。1893年老挝成为法国的殖民地。法国在中南半岛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最终在印支三国成立了“印度支那联邦”。

上述争夺与侵略的结果是西班牙占领菲律宾，荷兰占领印尼，英国占领马来亚和缅甸，法国建立“印度支那联邦”。这种格局除1898年美国夺取菲律宾外，一直到太平洋战争前都没有什么变化。“二战”期间，东南亚地区成为日本法西斯发动战争的主要资源来源地。冷战结束后，东南亚和南海地区作为发达国家的市场仍然具有重要的作用，东盟十国集团是美、日、欧的重要市场之一。美国—亚洲商务委员会主席欧内斯特·鲍尔说：“作为世界级的经济力量，要想参加竞争，东盟是你必须进入的市场。它是我们发展最快的主要市场”。<sup>①</sup>

“二战”后，虽然先有两大阵营的斗争，后有美苏两强的争霸，但世界经济却一直快速发展，途经南海的国际航线作为世界贸易航

<sup>①</sup> [美]蒂姆·肖洛克：《美国对东盟的出口超过对中国的出口》，美国《商业日报》1997年8月27日。



道的地位更加重要。它是世界海运量第二大海上航道，仅次于欧洲的地中海，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大型油轮及货轮均航行经过此水域，每年通过的大小船舶总计在五万艘以上，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的油轮是经过苏伊士运河的三倍、巴拿马运河的五倍，经过南海运输的液化天然气是全世界液化天然气总贸易量的 $\frac{2}{3}$ 。<sup>①</sup> 虽然近年来这些统计数据有些许的变化，但都证明了南海国际通道的重要性。印度50%以上的贸易货物需要通过马六甲海峡，而中国和日本超过80%的进口石油也是通过这一海峡，因此，南海航道对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地区国家最为重要，是整个东亚地区的“海上生命线”，也是东南亚各国对外贸易的主航道。日本自己也认为，经南海的国际航道“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贸易通道，不仅是同东南亚的贸易，而且是同中东和欧洲的贸易”。因此，把南海称为“东方地中海”毫不过分。

以上阐述了古代到近现代南海地区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从中可以看出，东南亚和南海地区以及通过南海地区的国际航道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逐步上升，成为全球性的贸易通道和东亚各国的“海上生命线”，再次印证了地理位置对地缘政治价值的决定作用。

## 二、传统陆海权大国的争夺依然如故

地缘政治学家对东南亚和南海地区的关注可上溯到“二战”时期，德国地缘政治学者卡尔·豪斯浩弗预言，“印度洋—太平洋空间”将会是未来权力的主要中心，注定要取代欧洲成为世界事务的主宰者<sup>②</sup>。豪斯浩弗虽然提出“生存空间论”，为德国法西斯发动战

<sup>①</sup> 龙村倪：《南海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中国评论》2002年7月号。

<sup>②</sup> [英]杰弗里·帕克：《20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

争扩大生存空间提供理论依据而导致其在学术界声名狼藉，但其对“印度洋—太平洋空间”将会是未来权力的主要中心的预言在今天中印两国快速发展，国际地位大大提升的情况下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按照豪斯浩弗的预言，作为“印度洋—太平洋空间”结合部的南海应该在这个“未来的权力中心”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在中印两国还未发展起来的时代，南海就已经成为大国争夺的重点地区，包括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瓜分和现代美苏两霸的对峙，在中印发展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未来，南海地区无论如何将会成为“印度洋—太平洋空间”的中心，以目前中印两国的发展势头来看，这一时刻已不久远。

豪斯浩弗还按照大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思想把世界分为四个泛区：以美国为主导的包括南、北美洲的泛美区，以德国为主导的包括欧洲、非洲地区的泛欧区，以苏联为主导的包括西南亚、印度的泛俄区，以日本为主导的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和澳大利亚地区的泛亚区。在这个划分的基础上，他对日本的侵华政策提出了批评，日本“1937年全面入侵中国是一个失策”。他主张日本应把注意力移向南方，建议“日本应与美国和平共处，这样可以促使美国巨人接受东南亚共荣圈”。<sup>①</sup>

事实上，豪斯浩弗对日本的批评是不符合实际的，在他批评之前日本就已经把南海当作“海上生命线”了。1936年6月，一名叫石丸藤太的海军评论员说：“日本之生命线有三：第一是大陆正面的生命线，在‘满洲国’（中国东北）。第二和第三是海洋正面之生命线。前者在内南洋，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托管的原德属太平洋诸岛。后者在外南洋，即包括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菲

<sup>①</sup> [英]杰弗里·帕克：《20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3页。



律宾群岛及英属北婆罗洲等诸岛”，<sup>①</sup>也即与南海地区囊括范围大致相当。因之，不是日本不重视东南亚及其周边地区，只是美国通过《四国条约》拆散了英日同盟孤立日本，通过《五国海军协定》限制了日本在西太平洋开展海军军备竞赛的手脚，因而日本发挥陆军优势，着手先解决“大陆生命线”，于1931年发动了“9·18”事变，入侵中国东北，接着发动“七·七事变”，占领大半个中国，打通所谓“大陆交通线”。但是，日本的大陆与海上“生命线”安全的相互依存关系让日本左右为难：其中一条的存在必须以另一条的安全为前提，若只保住其中的一条，另一条也必然不保，同时夺取两条“生命线”又超出了日本的实力，20世纪40年代初日本入侵东南亚和南海地区，实际上意在同时掌控大陆和海上“生命线”，但日本在西太平洋地区势力达到鼎盛时期还不到一年，在美军的强力反击下，日本在西南太平洋开始走下坡路，直至覆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失败或许与此有关。“二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的出现及后来美苏争霸的形成，美国构筑从东北亚到东南亚的“反共防波堤”，在北起日本群岛、琉球群岛、台湾岛、菲律宾群岛，直至大巽他群岛针对东亚大陆的第一岛链上围堵中苏。就第一岛链的地理位置而言，美国在西太平洋构筑的“反共防波堤”实际上仍没有脱离日本军国主义鼓吹的“海上生命线”的窠臼。冷战结束后，日美在20世纪90年代修订安保条约，把“周边事态”纳入其中，虽然日美双方都未公开宣称“周边事态”是否包括台湾海峡和南海地区争端，但舆论都认定“周边事态”包括了这两个地区，而且日本首相桥本也有过此类声明。2005年初，在日美“2+2”会议上，双方明确将台海问题列为同盟的“共同战略目标”，实际上仍是在日本的“海上生命线”范畴上转圈。

<sup>①</sup> 张孤山：《日本陆海空军国防观》，1937年版，第190页。转引自：万锋、沈才彬编：《日本近代史讲座》，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第182页。

因而无论是美国在远东遏制中苏，还是日美修订安保条约将台海问题纳入“共同战略目标”，对日本来说，本质上是其自太平洋战争以来“保卫”其“海上生命线”企图的继续。舆论一般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修订后的美日安保条约是否包括台湾海峡方面，但实际上，东南亚及南海航道与台湾海峡同为日本“海上生命线”的组成部分，在美日安保条约里同等重要。如果条约只包括台海问题而不包括东南亚及南海国际航道，则美日修订安保条约对日本来说其意义只限于干涉中国内政，不具有保护其“海上生命线”的含义。另一方面，日本“二战”后在外交政策上的表现似乎接受了豪斯浩弗的建议，即“日本应与美国和平共处，这样可以促使美国巨人接受东南亚共荣圈”。由于日美结盟，在美国的卵翼下，日本在东南亚的发展未遇到美国的丝毫阻挠，冷战期间日本利用不多的援助就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东南亚的市场和原料，付出的代价则远小于发动另一场太平洋战争。事实也表明，日美关系发展顺利并依附于美国时，日本在东南亚的存在和发展便会安然无恙，反之，美国便会阻挠，这只要看看马汉的意见即可。马汉告诫说，日本以一个实力强大的野心勃勃的国家的面貌出现之后，美国必须立即加强它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力量，<sup>①</sup>“二战”中的太平洋战争就是马汉告诫的应验。

虽然豪斯浩弗设想的以日本为主导的“泛亚区”没有也不可能实现，日本也在“二战”中被彻底打败，暂时丧失了对东南亚和南海地区进行争夺的资本，但大国的争夺并没有停止。“二战”结束后，英法荷在东南亚进行了短暂的殖民战争，纷纷以失败告终，西方殖民者回光返照式的殖民战争及其失败表明，东南亚地区民族的觉醒以及对东南亚的争夺已由殖民战争让位于两大阵营的斗争及其后续的美苏争霸，从而给东南亚和南海地区赋予了新的地缘含义。

<sup>①</sup> [英] 约翰·科斯特洛著，王伟、夏海涛等译：《太平洋战争》上册，东方出版社，1985年版，第22页。



斯拜克曼虽不同意麦金德的“大陆心脏”理论，但他的“边缘地带”与“大陆心脏”理论前提是一样的，即都着眼于陆权大国和海权大国的争夺。斯拜克曼认为，地缘政治中最受重视的是那些处于边缘位置的国家。他说：“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处在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海之间，必须看作是一个中间区域，在海上势力和陆上势力的冲突中，起着一个广泛缓冲地带的作用……它的水陆两面的性质是它的安全问题的基础，因此，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是各强国占领控制的核心地区”。<sup>①</sup>按此，东南亚和南海地区正好处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其实，美国很早就重视东南亚和南海地区作为“各强国占领控制的核心地区”的重要性。1898年美国发动了重新瓜分世界的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美西战争，获得了菲律宾，占领菲律宾本身不是美国的目的，甚至东南亚地区也不是最终目的，而是要把菲律宾及东南亚作为进入亚洲大陆尤其是中国的前进基地，“美国攫夺菲律宾并不是意外的和非预谋的行动。它长期以来就对西太平洋有了越来越大的兴趣。……在中国很可能被瓜分的年代里，已经处于衰败的西班牙统治一旦崩溃时，决不可让菲律宾落到他人手里”。<sup>②</sup>在领有菲律宾的第二年，美国即向瓜分中国的列强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获得了成功，顺利进入中国，此后在中国的势力日益扩大。“一战”结束后，列强通过《凡尔赛和约》调整了在欧洲的利益和矛盾，但在远东和西太平洋地区，随着日本的日益坐大和美国的兴起，双方矛盾日益尖锐，美国通过《四国条约》、《五国海军协定》暂时调和了双方的矛盾，限制了日本在远东和西太平洋地区的发展，此时体现的是海权大国之间对东亚大陆“边缘地带”的争

<sup>①</sup> 刘从德：《地缘政治学——历史、方法与世界格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页。

<sup>②</sup> [英]D. G. E. 霍尔著，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译：《东南亚史》（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版，第870页。